

飲沐室合集

梁啟超著

3

文集 20

—
26

飲冰室合集

中華書局

飲冰室文集之二十

社會主義論序

凡員顧方趾以生於今日者，皆以國家一分子之資格，而兼有世界人類一分子之資格者也。惟其有國家一分子之資格，故不可不研求國家之性質，與夫本國之情狀，而思對於國家以有所自盡。惟其有世界人類一分子之資格，故不可不研求世界之大問題及其大勢之所趨向，而思所以應之。抑世界之大問題及其大勢所趨向，又不徒影響於世界上之個人也，而實大影響於世界上之各國，故以國家一分子之資格，愈不可以不知世界。今我國人於世界的智識之缺乏，即我國不能競勝於世界之一大原因也。世界之問題亦多矣，而最大者宜莫如經濟問題。經濟問題之內容亦多矣，而今日世界各國之最苦於解決者，尤莫如其中之分配問題。坐是之故，而有所謂社會主義者興。社會主義，雖不敢謂為世界唯一之大問題，要之為世界數大問題中之一，而占極重要之位置者也。此問題之發生，與國富之膨脹為正比例。我國今當產業萎靡時代，尙未有容此問題發生之餘地。雖然，為國民者，不能以今日國家之現象自安，明也。但使我國家既進步而得馳騁於世界競爭之林，則夫今日世界各國之大問題，自無一不相隨以移植於我國，又勢所必至也。然則社會主義一問題，無論以世界人類分子之資格，或以中國國民分子之資格，而皆不容以對岸火災視之，抑章章矣。但其為物也，條理複雜，含義奧衍，非稍通經濟原理者，莫能深知其意。又其立論基礎，在於事實，而此事實為歐美各國之現象，我國不甚經見。

國人索解愈難。故各國言此之書。雖充棟汗牛。而我國人若無聞見。近則一二野心家。思假爲煽動之具。卽亦往往齒及。然未經研究。於其性質全不明瞭。益以生國人之迷惑。予既嘗著論。斥妄顯真。且斟酌吾國現在將來所宜採擇之方針。以爲國人告。具見前報。雖然。此乃我國適用社會主義之研究。而非社會主義其物之研究也。未知社會主義爲何物。而欲論我國宜如何以適用之。其以喻天下亦艱矣。吳君仲遙鑑此缺點。乃廣搜羣籍。覃精匝月。成此論以見眎。匪直名家學說。採擇畢包。且往往能以研究所心得者。推補而批判之。東籍中關於此主義之述著。猶罕其比。信哉。其爲世界智識之饋貧糧哉。仲遙爲亡友鐵樵之弟。學能世其家。卽此鱗爪。可概厥餘。

世界大勢及中國前途

一 國際競爭之原則

國家主義之發達。不過二三百年以來耳。其成熟。不過近四五十年以來耳。前此亦有所謂國家者。然其規制其理想。與今世之國家則有異。以嚴格論之前此之國家。未得謂之國家。不過一種社會爲國家發達經過之段階耳。前此之國家。爲一人君或若干人貴族或公族民之所有物。今世之國家。則爲獨立之一人格。簡言之。則前此之國家。其性質爲物的。如民法上所謂物。今世之國家。其性質爲人的也。如民法上所謂人。惟其爲物的也。故前此之國家。每依於其支配之人而動。其國與國之交涉。或盟好或戰爭。大率出於君主或右族一二人之私意。無一定之軌轍可循。故吾所謂國際競爭之原則者。靡得而見焉。惟其爲人的也。故今世之國家常自動。其國與國之交涉。或侵略。或平和。皆基於國家自省自然發達之結果。有不得已之理由。試原始要終。以求其國際競爭之原則。雖發見者不能如物質的科學之精確。然其概固可得而

言也。

國家者人類最高之社會也。當其未成國家以前。實經過種種形式之社會。進化而來。進而至於國家極矣。然世界上諸國並立。其發達有先後遲速之不齊。此不齊或由天於是有已成熟之國焉。有未成熟而方在進化半途中之國焉。何謂已成熟之國。內部之組織已完。必用之機關咸備。政治修明。民力充實。如人之已達成年。膚革盈實。官能效靈。意思行爲。皆無待於外而能自立者也。未成熟之國。則內部之組織未完。各部之機關未備。或雖備矣。而未能盡其用。如彼孩童然。對內對外。而種種未能自立者也。現今世界諸國。則此兩種類可以盡之。不屬於甲。必屬於乙。或謂於此兩種之外。別有所謂衰老國者。吾以爲不然。凡人必經過壯年。乃能達於老境。國亦當然。經過此時代否也。雖建國歷數千歲。亦只與未成年之兒童同視而已。此等國家。苟無外力摧折之。則吾今爲永劫之後。亦當有終達於成熟之一日。但時不待人。未到其期。而遇狂風橫雨中。道天折者。比比然耳。行文之便。命前者曰優國。命此者曰劣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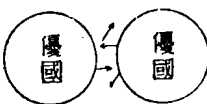
哀哉。物競之禍也。凡生物莫不有然。而行於人類者爲尤劇。凡社會莫不有然。而行於國家者爲尤劇。一國家既成熟之後。內部藉善良法。規之維繫。秩序嚴整。既無爭奪相殺之禍。加以種種行政機關發達。能爲民捍天然之患。水旱疾疫。無自相櫻。休養生息。而人口日滋。又教育整備。而民之智力日以富焉。機械利用。而民之資力日以溢焉。智力與資力愈進。則其欲望之程度愈高。欲望者經濟上之名詞也。荀子曰。人生而有欲。欲而不得。則不得無求。即此物也。而鑒之也愈難。以日滋之人口。挾日進之欲望。而所以營養之之土地。不增於昔。則國家之基本。將搖動而破壞也。故已成熟之國家。不得不求尾閭於外。非誠好之。勢使然也。國際競爭之動機。實起於是。

夫所謂求尾閭於外者。其目的安在。亦曰欲舉他國民所資以營養者。奪之以自營養而已。然因於時。因於地。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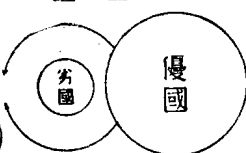
所施之手段。往往而異。漸其地。係其人民以爲奴。使從事力作以滋益我生產。此一種也。厚征其稅斂。吸其脂膏。以輦致諸本國。此又一種也。徙民以實其地。使其民不堪競爭而卽於漸滅。此又一種也。投資本於其地。利用其土地勞力。而盡吸其贏。此又一種也。此四手段者。其寬酷緩急雖不同。而受之之國。皆可以殄絕其發達成熟之機。而致夭折於中道。泰始以來。國於地球者以千數。而今不盈百焉。皆此之由也。

凡勢力能進行於外者。必爲優國。即已成熱之國。無論矣。然進行則必有所遇。緣所遇之異。而國際上種種形式。隨之而異。夫進行之初步而相遇者。必其鄰也。使其鄰而亦爲優國。兩優相競。徒以自敝。乃不得不斂其鋒。而轉於他方。互相尊重。而國際上之和平生焉。如第一圖。

第一圖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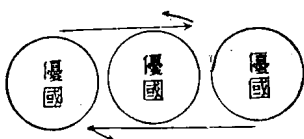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圖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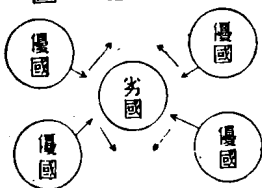
使其鄰而爲劣國。即未成熱之國。則或蹂躪之或吸收之。而此劣國遂失其生命。以成爲優國之一部。如第二圖。

夫有數優國並立於世界。各以爭自存故。而向於外以進行。則其相遇必不止一度也。將無往而不相遇。何也。彼優國既吞併一劣國以爲其一部。則其國之範圍加大。而其鄰之範圍亦加大。前此彼劣國之鄰。今卽其鄰也。其進行之線路互於各方面。則其鄰之加增亦互於各方面。我既如是。人亦有然。他之優國。亦以兼併劣國之故。其鄰之範圍。日以加增。雖前此不與我鄰者。今乃互於各方面而與我鄰。於是國際之關

第三圖



第四圖



係愈複雜。而其形式亦益變詭而難窮。當兩優國之易地而相遇也。使其相遇之地。而忽別有一優國介於其間。則兩造競爭之機。爲此第三國所鈍。亦不得不斂其鋒而轉於他方。如第三圖。十八世紀英法各殖民於美洲。幾相衝突。自美國建國而鋒頓斂。是其例也。外此不多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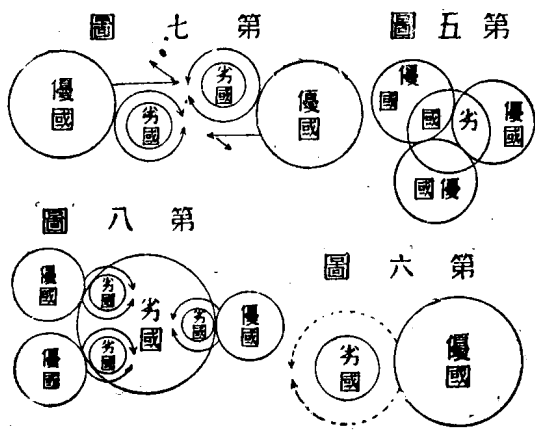
以一劣國而介於兩優國或三四優國之間。諸優國咸欲得之。而莫肯相讓。不相讓則所謂兩優衝突以致俱傷也。於是乎以永世協商之結果。置之於競爭圈以外。則中立國者生焉。如第四圖。

復次。或以一劣國介兩優國或三四優國間。各欲全得之。而各不許全得之。於是乎以協商之結果。各取其一。則有所謂瓜分之局者。如第五圖。

一劣國在一優國肘腋之下。此優國之力。未能遽然併吞之。而又懼他優國之將生覬覦也。於是以保全其領土。宣言於衆。慨然引爲己任。實則其懷中肉也。如第六圖。例如美國之門羅主義。又如日本前此之於朝鮮。

兩優國於此方面共爭一劣國。同時於他方面又共爭一劣國。各不相下。於是乎以協商之結果。使甲國伸於此方面而詘於他方面。使乙國伸於他方面而詘於此方面。坐是而兩劣國同時失其生命。各成爲甲乙兩國之一部。如第七圖。

一龐大之劣國。爲諸優國競爭之燒點。以其龐大且爲燒點。故非一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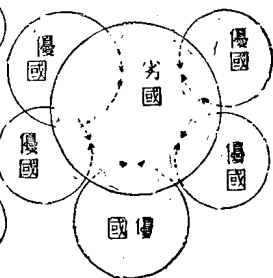


所得事。乃乘其內亂。而以協商之結果。裂置爲數劣國。而分置之於諸優國肘腋之下。以待將來。如第八圖。復次。一龐大之劣國。以前項同一之理由。非一國所得專。諸優國惟恐有專之者也。故於欲瓜分而未能瓜分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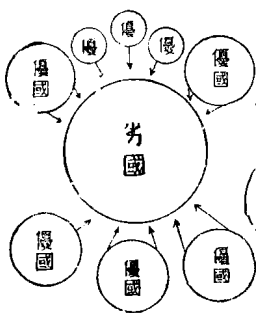
時。各樹勢力於一隅。於己勢力所及之地。排他人勢力之侵入。虛畫一線。名之曰勢力範圍。以待將來。如第九圖。

或以瓜分之不能普及也。且衝突之不能免也。又或於一二國固有之利益。有所損傷也。於是乎以協商之結果。舉以爲公衆之尾閭地。而不願有所私羣聚而嘬其血。齒牙俊利者先滿腹焉。如第十圖。

第九圖



第十圖



國而至於僅藉競爭客體之資格以生存。則其生存也。非能恃自力。而純恃他力。他國欲生之。則死之。其欲死之。則死之。命在何時。非彼國自身之所能決也。以故諸優國經一度之戰爭。而劣國之命運一變焉。諸優國經一度之協商。而劣國之命運一變焉。夫戰爭者。競爭之積極的表現也。而協商者。競爭之消極的表現也。其表現

之形式雖不同，而其結果必爲競爭主體國之利，而斷不爲競爭客體國之利，豈待問也。嗚呼！以此思險，險可知也。以此思痛，痛可知也。

雖然，等是劣國也，而其地位亦自有差別。第二圖第四圖第五圖第七圖第八圖之劣國，其命運已定者也。第六圖第九圖第十圖之劣國，其命運未定者也。何也？前此之劣國，或其生命已喪失焉，或雖未喪失而無成熟之望焉，或雖能成熟而不能參加於競爭主體之列焉。後此之劣國，雖其進化成熟之機，見摧鋤見桎梏者已不少，而尙有可容豹變之餘地，則以十年前爲列強所競爭之國，十年後忽躍而爲能與列強競爭之國，在近世歷史中，亦非無一二前事之師也。世之君子，其能深察此中消息乎？則我中國在世界之位置，其可以想見矣。此吾所以有「世界大勢及中國前途」之作也。

政治與人民

國家之有政治，其目的安在？曰：一以謀國家自身之發達，一以謀組成國家之分子（即人民）之發達。斯二義盡之矣。雖然，斯二義者，形式雖異，而精神則同。蓋人民若瘁，則國家決無自而榮，故爲人民謀利益之政治，同時即謂之爲國家謀利益焉可也。若夫有時爲國家生存發達之必要，不惜犧牲人民利益以殉之，就外觀論，似國家與人民利益相衝突，庸詎知非惟民瘁而國不能榮，抑國不榮則民亦必旋瘁，犧牲人民一部之利益者，凡以爲其全體之利益也，犧牲人民現在之利益者，凡以爲其將來之利益也，故國家之利益，雖時若與人民一部及現在之利益相衝突，然恆必與人民全體及永久之利益相一致，信如是也，則雖謂國家利益與人民利益常相

一致焉可也。然則凡一切政治莫不與人民有不可離之關係。其以謀人民發達之故而行焉者。其直接關係於人民者也。其以謀國家發達之故而行焉者。其間接關係於人民者也。政治之於人民。其關係既若是深厚。則人民之對於政治宜如何者。蓋可思矣。

日本進步黨前總理大隈氏嘗有言。『政治者。余之生命也。』一時傳爲名言。吾以爲政治也者。寧獨政治家之生命而已。實一切人民之共同生命也。凡人飢而求食。渴而求飲。寒而求衣。勞而求息。初無待父詔兄勉。師督友勸。而自能勤求焉。且求而期必得焉。何也。彼食也。飲也。衣也。息也。其生命也。獨至於良政治而不知求。即求矣。而不期於必得。則未知政治爲一切生命之總源泉。而良與不良之間。即吾儕生死所由係也。嘻。甚矣其蔽也。

常人之情。見近而不見遠。知末而不知本。當其飢也。知食爲生命。曾亦思非耕胡以得食。是知生命所係。在耕而不在食。當其寒也。知衣爲生命。曾亦思非織胡以得衣。是知生命所係。在織而不在衣。然戀戀念衣食。盡人不學而能。孳孳務耕織。則有待於詔之者矣。則直接間接之差別。而理解之有難易也。政治爲人民生命。其理由本非甚遽。徒以重重關係。間接稍多。中人以下。驟涉焉而不見其樊。則其漠然視之。亦固其所。今請舉最淺之例證。以說明之。

飢而不得食。則無生命。此盡人所能知也。然還問何道以得食。曰。有粟則得食。何道以得粟。曰。有金而得粟。何道以得金。曰。有業則得金。何道以得業。曰。有良政治則得業。請言其理。夫業之種類不一。而農工商其最大也。人民之欲得田而耕者。亦夥矣。而能得者十無一焉。謂田之不足於耕。似也。然還觀地球各國。其每方里平均人口。密於吾國二三倍者。蓋有之焉。胡不聞其以田不足於耕爲病。彼其政府汲汲講求農政。改良土壤。同一面積。能使

所產倍蓰於昔時。故雖地不加廣。而其稜實與加廣無異。我則數千年來。術不加精。土不加饒。欲研究其技術。而政府無學校以教我。或藉經驗小有所得。而獨力不能舉。而政府莫爲我助。因循廢弛。以至今日。他國同一面積之地。能食十人者。我則食一二人。猶不足。故益以人浮於地爲患。則政治之不良使然也。旱乾水潦。天然之災。非有私於一國也。然所貴乎人類者。人類所貴乎有政治者。以其能戰天然之力而勝之也。歐美各國。百年以前。以天災而召大飢饉者。史不絕書。今雖未敢云盡絕。然其數視昔。則爲一與百之比例耳。豈天薄於其昔而厚於其今。曰。有人事以戰勝之。其所以能戰勝之者。非恃箇人之力。而恃政治之力。爲大計畫。興大工事。非國家及國家所屬之地方團體。莫能任也。我則政府置若罔聞。一任天行之暴。而莫或代人民以謀抵抗。一國之大。一年之久。告災數四。災區動輒互數千里。雖有廣土。徒擁虛名。則政治之不良使然也。其在他國。以境內人口有疏密。耕地有廣狹。故其政府常爲內地移民之業。損有餘。補不足。而能劑其平。我有滿洲蒙古新疆西藏數萬里耕牧之地。荒而不治。而本部之民。爭阡沬於丈尋之濱。欲往從之。則無機關以嚮導。我於現在。無法律以保護。我於方來。坐是株守一隅。束手待斃。則政治之不良使然也。他國地既不足於耕。則謀所以殖之於外。政府則爲之啓土宇。設種種方便。以先之於其所往。我則非徒無此而已。祖宗傳來之土地。變爲他國殖民之區。而政府曾不思所以抵抗。卽我民爲飢所驅。餬其口於海外者。所至見迫害。而政府熟視無睹。以至進退皆無所可。而凍餒相屬於路。則政治之不良使然也。地上之產能養人者爲農業。地中之產能養人者爲礦業。我國礦產之富。甲於大地。而人民欲從事者。政府隨在加以壓抑。其間有以私人資格不能從事。必賴政府之提倡保護者。曾未聞其一我應。不寧惟是。舉其最饒者。次第竊售於外人。以故數千年久局之寶藏。被胥篋以歸於烏有。則政治之不良使然也。直接

利用土地以生產者曰農與礦。間接利用土地以生產者曰工。地既不足於耕。則當以工業爲之尾間。處今日之勢。非增興各種新工業。不足以拯民於水深火熱之餘。而以比年現狀觀之。非惟新工業未嘗一開其途。卽舊工業將次第盡墮其戶。疇昔民之恃十指而能贍其孥者。今且不給於自養。何以故。外國工業品紵其臂而奪之食。故欲圖抵抗。決非私人之經畫所能爲力。而國家又旁觀焉而不爲之援手。則政治之不良使然也。商業亦然。大利悉腴於外商。我則幸而僅得餒其餘。外人以國家之力。挾其日日新發明之商業政策以相臨。設種種商業機關於我國中以盪吾腦。我以私人之力。萬無術足以相禦。而政府曾不思所以爲之計。反以無數虎狼擇肥以噬吾業。日被破壞。無所控愬。則政治之不良使然也。此特舉其一二言之也。若欲悉數之。則更僕數而不能盡。要之吾民以不得良政治故。而因以不得業。以不得業故。而因以不得食。以不得食故。而因以不得生命。此其事理至顯淺。雖中智以下。苟一覆勘焉。而當能索解者也。

本爲良民。因爭奪而相殺。則性命失焉。曷爲而爭奪。大抵以不足於食也。不足於食。其原因既在政府。則政府之殺之者。此其一矣。然使有良法制以維持社會之秩序。則猶能治之於標。而使爭奪之不時起。並此而無焉。則政府之殺之者。此其二矣。皆政治不良使然也。盜賊橫行於途。見盜者喪其積蓄。而因以失生命。爲盜者觸法網而亦因以失生命。曷爲而有盜賊。以不足於食也。不足於食。其原因既在政府。政府之殺之者。此其一矣。復以行政機關不備。使盜賊孳乳寢多。而無以遏其流。則政府之殺之者。此其二矣。皆政治不良使然也。內亂一度起。則人民之失其生命者。動以數萬計。內亂何以起。大抵以不足於食也。進焉者。則爲政治上之不平也。不足於食。其原因既在政府。則此數萬人之殺於政府者。此其一矣。政治上之不平。皆政府釀之。則此數萬人之殺於政府者。此

其二矣。而復以軍備廢弛，諱疾忌醫，常常予內亂，以可以竊發之途，則此數萬人之殺於政府者，此其三矣。皆政治不良使然也。我殷斯勤斯以求得食，有紆吾臂以奪之者，而吾莫敢誰何，則將失其生命。夫盜賊則其一端也，而有禍烈於盜賊者，則地方之豪右，常能以勢力相壓，而使我無可控愬。夫在法治國，則無貴無賤，同生息於平等法律之下，彼惡得爾？今所以使我無所控愬者，政府無可以為控愬之後援也。則政府之殺之者，此其一矣。不寧惟是，豪右之奪我食，禍既烈於盜賊，官吏之奪我食，禍又烈於豪右。吾所恃以避禍者，乃即為主禍之人，更何冀焉？則政府之殺之者，此其二矣。皆政治不良使然也。此亦舉其一二端言之也。若欲悉數之，則更僕數而不能盡。準此以談，則不良之政，非惟不能間接而保我生命，抑且常直接以奪我生命。此其事理至顯淺，雖中智以下，苟覆勘焉，而當能索解者也。

更推而論之，癘疫時行，則同時而喪失生命者，或以數萬計。然在今世文明之國，癘疫何以不能蔓延，彼其獨猖披於我國中者，以衛生機關之缺乏耳。則亦政治不良使然也。行路艱難，卻曲風波，在在可以損生命，使交通機關整備，而安有此。則亦政治不良使然也。犯罪而麗於刑，又喪失生命之一道也。使教育普及，自其幼時能使之去莠而卽良，則犯罪者何至不絕於路？今囹圄之數，埒於塵肆，皆政治不良使然也。無故株累，獄以疑成，此生命之喪於最慘酷者也。使確有法律為權利之保障，而裁判悉根於正義，天下曷從而有冤獄？今若此，則政治不良使然也。無學問，無常識，無技能，則無所得職業，即偶得之，恆失敗以終，無所得職業及失敗於職業，皆足以喪生命。然學問、智識、技能，必有所受，無授之者，則終不得以發達。故近今各文明國，咸以教育為國家事業。今我民學問、智識、技能，無一不在人下，以致被淘汰於物競之界，非我民自欲之，而政治不良使然也。此亦僅舉一二耳。若

悉數之又更僕數而不能盡要之。無論從何種方面觀之。而凡人民之生死榮瘁。蓋無一不繫命於政治。此其事理至顯淺。雖中智以下。苟獲勘焉。而常能索解者也。

綜以上所述而略說明其理由。則人民生命之安全。恆恃社會秩序以爲之保障。而社會秩序。必藉法律之制裁而始成。其能爲法律之制裁者。卽國家也。而善其制裁者。則政治也。人民苟離國家政治以外。而欲各自以獨力生出制裁秩序以保障其生命。其道無由。此人民生命所以不能不全繫於政治焉者一也。人類以共同生活爲天性。苟非如魯般遜之漂流孤島。則其資生不得不仰給於身外。緣是種種共同之機關。不得不興。所謂共同機關者。謂夫以一人之獨力。萬不能舉者也。或雖勉舉之。而以極大之勞費。不能得相當之結果者也。此其數不能枚舉。惟運愈進。則公益之範圍愈恢。而私業之範圍愈殺。凡此之類。必假手於國家。以政治行之。而不然者。雖以釋迦孔子之仁聖。末由別闢一途。以保生命之持續。此人民生命所以不能不全繫於政治焉者二也。夫政治之關係於人民者。既如此其親切而重大也。而今日我國之政治則何如。其影響於人民者則何如。舉國四萬萬衆。強半無所得業。乞丐相屬。每值冬春之交。其餓殍轉於溝壑者恆百萬計。孰死之。不良之政治死之。其稍強悍者。謂等是死也。毋寧鋌而求生於須臾。乃聚萑苻以爲盜。良民之蒙其害者。既歲以萬計。而政府則取而草薶禽獮焉。歲亦數萬。孰死之。不良之政治死之。爲盜不已。積而倡亂。亂之所經。其所鹵掠。與夫政府之所鋤刈。赤地動數州縣。死者自數萬以至數十萬。而告亂之區。歲恆數見。孰死之。不良之政治死之。水旱偏災一起。數千里爲墟。以最近一年計之。而江淮之間。死者若干萬。贛粵之間。死者若干萬。滇蜀之間。死者若干萬。孰死之。不良之政治死之。瘡痍一襲。人不自保。比年以來。滇黔桂粵。靡歲不見。計其總數。歲平均亦數十萬。孰死之。不良之政治死之。

略舉其概。夫既若是。自餘以展轉間接。蒙不良政治之影響。而冥冥以死者。歲尙不知其幾何萬也。由此言之。彼不良之政治。歲恆殺千萬人以上。我國民雖富於生殖力。其何堪此操刀以夷刈之者。日臨於其上也。嗚呼。使我國民飢而不知求食。寒而不知求衣也。則吾亦何言。夫於衣食則既知求矣。則何不思政治之於國民。乃其衣食也。乃獨於良政治而不知求。此吾所不能解也。

以上所言。猶就政治之直接關係於人民的方面言也。抑吾固嘗言之矣。政治之目的。一以謀人民之發達。一以謀國家自身之發達。而其所以謀國家自身之發達者。亦其間接而關係於人民者也。故人民非徒爲其一己之生命起見。不可不求得良政治。抑且爲其所屬國家之生命起見。不可不求得良政治。蓋國家之生命苟不保。則一己之生命。決無所附麗也。而不良之政治。實爲斷喪國家生命之斧斤。且且而伐之者也。其在疇昔。舉宇內未嘗見有構造十分完全之國家。無論何國。其政治大抵皆不能甚良。故彼此相遇。而優劣勝敗之數。無甚決定之可言。重以我國。擁此厯然之廣土衆民。而超然立於國際競爭圈外。故無論政治若何腐敗。亦僅能影響於一姓之生命。而不至影響於國家之生命。今也不然。構造已完之國家六七。相率而膨脹於外。其構造未完之國家。遇之則死。當之則壞。往而不返者。既已項背相接。今乃際際萬目。咸集吾旁。臥榻之側。鼾睡者狼籍焉。合多數之孟賁烏獲。以搏一病瘵之夫。其在理勢。決無所幸。而吾人既託命於此國家。失之則末從再造。堂傾大廈。燕雀與王謝同淪。水淺蓬萊。魚鼈偕蛟龍並盡。言念及此。何以爲懷。而揆厥所由。則皆此不良之政治。陷我國家於九淵而不克自拔。故夫國家之生命與吾儕之生命。實相依而不可離。而惡政府之生命與國家之生命。實相尅而不並立。國家者。吾之父母也。而惡政府者。吾之仇讎也。日見吾仇讎戕賊吾父母。而無所動於心焉。其可謂無人

心也。

我國民毋亦以爲此不良之政治。雖歲殺千萬。而所殺者或幸不及我。而因以卽安焉。雖然。賈生不云乎。抱火厝之積薪之下。而寢其上。火未及然。因謂之安。此中智以上。知其不可者也。夫彼之被殺以去者。可無論矣。而今之未見殺者。亦直需時耳。以此大勢推之。苟良政治不發生。則不二十年。全國且爲灰燼。覆巢之下。安有完卵。我國民知哀人而不知自哀。豈得云智也。嗚呼。吾又有以揣吾國民之心理矣。其不知良政治之當求者。尙屬少數。其不信良政治之可以求而得之者。乃屬多數。夫是以忍氣吞聲。不求焉。以迄於今日也。嘻。又甚矣其蔽也。夫飢而求食。寒而求衣。亦誰敢謂凡有求焉而必有得焉。而從未聞有疑於得不得之數。而輟其求者。謂其求之之理由。實有所不容已也。我國民而能信政治之切於肌膚。與衣食毫釐無擇乎。則求其良乃實不容已。而豈以得不得之問題容疑點也。而况乎政治之爲物。則又與他異。國民不求其良焉。則無道以卽於良。國民誠求其良焉。則亦無道以卽於不良。聞者而猶疑吾言乎。請更述其理。

夫政治之爲物。不能自現。而行之也。必以人。人類之普通性。趨於下流。其道易。勉而向上。其道難。一私人之德業。苟無父兄師友之督責。而能緝熙於光明者。蓋寡焉。況乃今之持政權者。沿歷史上久習之積威。假法制上無上之權力。儼然自恣。而無人甚乎其旁。其良也。而勢力不緣以加崇。其不良也。而地位不緣以喪失。則不良焉者。項背相望。而良焉者。累千載不一遇。固其所也。故欲求政治之能良。莫急於有監督機關。以與執行機關相對立。執行機關者何。政府是也。監督機關者何。國會是也。故國會者。良政治之源泉也。今世立憲國。惟知此義也。故一切政治。非得國會多數之贊許者。不能施行。坐是而執政之人。非得國會多數之後援者。不能安於其位。夫國會者。

以人民之選舉而成立者也。其性質既已爲代表國民之意思而申其利益矣。重以國會既立。則政黨不得不隨而發生。政黨之性質。則標持一主義以求其實行。而對於與此主義相反之政治。則認爲政敵而加以排斥者也。而凡一政黨所標持之主義。則又未有不以國利民福爲前提者也。何也。政黨之所以成立而有勢力。其道不外得國民多數之同情。然苟所標持之主義。不爲國利民福。則國民之同情。決無自而得。然則其國中苟無足以稱爲政黨者。斯無論矣。既有足以稱爲政黨者。則遵其所標持之主義以行政治。必能近於良政治。此國會政治之所以可貴也。夫國中而有政黨。則必非惟一也。而常在兩以上。各黨所標持之主義。勢不能無異同。既有異同矣。以常理論之。則其一爲是者。其他當爲非。而吾乃謂凡遵政黨所標持之主義以行。必能近於良政治。則又何也。蓋所謂國利民福者。多角多面。各就其人之觀察。而各得其一端。或有以其直接之利爲利者。或有以其間接之利爲利者。或有以其現在之利爲利者。或有以其將來之利爲利者。此政黨之主義。所以雖常若有衝突。然其必以國利民福爲前提。則無以易。既採用以國利民福爲前提之主義以行政治。則其必爲良政治而非惡政治。可斷言也。於此而其政府爲政黨之政府耶。則（一）在野者常監督之。苟其所標持之主義而不實行。或實行矣。而於國利民福之程度不見（二）增進。則在野黨必於國民而許之。國民多數之同情既去。而其黨遂不復能以立於朝。夫如是。則彼雖欲不兢兢於國利民福。安可得也。其政府而爲不黨之政府耶。則凡諸政黨皆共監督之。苟其所行政治。而與各黨所（三）持主義相背。則各黨咸認其不爲國利民福。則必合力以共許之。於國民而無論何時。無論何事。決不能得國會之贊許。其何道以一朝居。夫如是。則彼雖欲不兢兢於國利民福焉。又安可得也。由此言之。則凡無國會之國。其政治決無術以進於良。凡有國會之國。其政治亦決無術以墮於不